

C L A S S I C

古典推理文库

M Y S T E R Y

——黑克·塔伯特系列——

地狱之缘

[美] 黑克·塔伯特 著

Hake Talbot

宋歌 译

RIM
OF
THE PIT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狱之缘

Rim of the Pit

[美] 黑克·塔伯特 著 宋歌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RIM OF THE PIT by HAKE TALBOT

Copyright ©1944 by Hake Talbot. Copyright renewed 197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Jilin Publishing Group Ltd. Beijing Branch

All rights reserv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08-18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狱之缘 / (美)塔伯特著; 宋歌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9

(古典推理文库)

书名原文: Rim of the Pit

ISBN 978-7-80762-516-2

I. 地… II. ①塔…②宋… III. 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2681 号

书 名: 地狱之缘
著 者: [美]黑克·塔伯特
译 者: 宋 歌
策划编辑: 张晓辉
特约编辑: 伤 痕 ellry dsky
责任编辑: 杨 洋
装帧设计: 书艺坊·朱赢椿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栋底商 A222 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80762-516-2
定 价: 2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导 读

◎ 伤 痕

引 子

有一种作品，散发着独特的气质；有一种作品，天生高贵却命运多舛；有一种作品，本该声名显赫，却被人遗忘。《地狱之缘》——一部讲述了只有地狱中重生的魔鬼才可能完成的谋杀的被遗忘的经典，一部糅合十几个不可能犯罪谜团而最终被合理解决的奇作，将注定成为推理小说史上不朽的传奇。

特殊的奇作：《地狱之缘》

——“我来到这里，是要让一个死人改变想法。”

从来没有一部作品以这样“石破天惊”般的语言开头，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拥有这么多不可能犯罪的谜团，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让人如此地绝望和不自信，而最终却这么简单、

合理。

《地狱之缘》，推理小说史上一部极其特殊的经典之作。而毫无疑问，也是一部绝无仅有的奇作。1985年 International Polygonics 出版的“犯罪作品经典系列”（“Library of crime classics”）书目中，包括了这部重新出版的曾经被遗忘的经典。作品被重新包装演绎了一番，包含了许多作品和评论家的简单评价，有卡尔（John Dickson Carr）、安东尼·布彻（Anthony Boucher）、比尔·普洛齐尼（Bill Pronzini）、罗伯特·艾迪（Robert Adey）等等，以及一篇道格拉斯·格林（Douglas G. Greene）的精彩评论，深入介绍了哥特小说、推理小说风格继承，黑克·塔伯特（Hake Talbot）生平轶事，以及这部作品在推理小说史中的地位。

而这部作品确实也值得这样豪华、大手笔、众星云集的包装，因为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如果以传统的推理小说诡计分类来描述这部作品，也许应该称之为带有各种不可能犯罪现象元素的哥特气氛的暴风雪山庄作品。

一行人来到加拿大冰天雪地的森林木屋中，手拉手围在一张小桌旁，黑暗、屋外的狂风呼啸、灵媒的咒语、恐惧，桌子上空渐渐升起仿佛月亮般的人脸，已经死亡的灵魂再度复活……

这只是个开始，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可能犯罪的盛宴就此展开。怎样阅读密封在信封里的信件内容？幽魂如何

在众人围堵的情况下消失在房间内？真的有如同真人般大小的会飞的恶魔？灵魂真的能够附体？如何能够取下很高而人力不可及的步枪？足迹如何奇迹般地开始和消失？而密封的房间内的人又是如何消失的呢？扑克牌的魔术推测居然如此准确？人类不可能跳跃到的地方，怎么会留下痕迹？以及靴子、镜子、狗、房间、大衣等等问题……简直就是不可能犯罪的合集。

解答这样的问题，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吧？最终罗根·肯塞德给出了一切的答案——虽然某些地方还是有些模糊，但是确实这些谜题糅合起来，会绝对地让人毫无抵抗力。

而甚至不可能犯罪的谜题并不是最突出的，作品看似混乱之下的暗线却十分清晰（有点类似《非连续杀人事件》的感觉），混杂于不可能犯罪现象之间以及各种混乱情况下的plot的设计以及人物关系，扭转读者思考怀疑方向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而这些，才是推理故事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石。

谜一样的作家：黑克·塔伯特

黑克·塔伯特(Hake Talbot)是海宁·内尔姆斯(Henning Nelms)的笔名，1900年出生于巴尔的摩。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和牧师，母亲是纽约大棉花投机商的女儿。他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在弗吉尼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并在耶鲁获得美术博士学位。除了修研法律，他还曾经做过水手、广告

导演、会计、编辑,在大学讲授戏剧,以及写书,酷爱戏剧、推理小说、魔术,是个名副其实的耶鲁才子。

他给推理小说史上留下的财富包括两个不可能犯罪的长篇和至少两个短篇。《刽子手的杂役》(*Hangman's Handyman*, 1942)包含了一个密室杀人和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不可能现象。而1944年的《地狱之缘》(*Rim of the Pit*)则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成为推理小说史上的奇葩。他的短篇 *The High House* 讲述了偏远村庄宅邸的不可能犯罪,而另一个短篇 *The Other Side* 收录在著名的不可能犯罪短篇集 *Murder Impossible* 中,创作年代已经很难考证了。

自从第三部作品被书商拒绝之后,黑克·塔伯特从此心灰意冷,不再创作推理小说了。推理小说史上一个传奇的人物从此销声匿迹……

哥特式的小说,讲求超自然的力量,以及各种恐怖的鬼怪传说,什么吸血鬼、恐惧魔王、撒旦、中世纪黑暗恐怖的城堡等等。而这些都和传统的推理小说相去甚远。喜爱哥特小说的黑克·塔伯特,是否仅仅是在创作哥特小说的时候突发奇想,给出合理的解释,从而早就是一篇所谓的“推理小说”呢?在读前几章时,读者眼前晃动的,依然是各种离奇的看似不可能发生的现象,而丝毫没有推理小说的意味。

黑克·塔伯特确实在有意创作一篇推理小说,他很清楚他写的是推理小说,而不是别的什么文体。他的作品中虽然

充满了不可能犯罪的事件，但是事件的发生都有原因和解释，并且彼此具有有机的串连。再读着读着，并回头想想，才发现这不仅仅是推理小说这么简单（相对于那时候只写过一部推理小说还并不成功的黑克·塔伯特来说），而是非常正统的推理小说。暴风雪山庄隔离环境下的聚会杀人，出现的人物包括木材商、寡妇以及她惟利是图的新丈夫、英俊潇洒见多识广的赌鬼、人类学教授、捷克的难民、爱恶作剧的姑娘及其老实的男朋友、纯洁美丽的女继承人、疑神疑鬼的导游。这简直就是本格迷们最喜欢的推理小说的构成形式。而接下来的发展则像克里斯蒂的小说一样，每个人都值得怀疑，而每个人的身份、人物之间的关系都有或明或暗的问题，并不断揭露着底层每个人的秘密，涉及到从前的事情，以及所有人潜在的动机和恶意……

这是一部极其罕见的精彩解谜作品，黑克·塔伯特的目的就在于此。他着力创作的，就是这种作品，而不是别的什么哥特作品、鬼怪小说。而从他缜密的思考、故事的架构、人物关系的铺垫、plot 设计，以及文章中折射出的某些想法，都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野心。他也许会这么想：看，虽然我是外行，我只写过一部推理小说，而且并不很成功。但是我相信，我现在写出的这部推理小说，将是最正统的，没有人可以超越。这样也可以理解他第三部作品被拒后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而心灰意冷，从此拒绝创作的原因了。说起来，真的是很可惜。

推理小说·哥特小说

何谓哥特小说?其实哥特小说与推理小说两者并非对等的关系。准确来说,推理小说(Detective novel)与超自然的奇幻小说(Supernatural story)同样起源于19世纪早期的哥特小说(Gothic novel)。哥特小说的特点在于大量使用恐怖元素,plot设计占一定分量,但最终的超自然部分依然无法解决。随着哥特小说的发展,对于超自然部分的处理渐渐分为两个分支。Horace Walpole等作家依然忽视对于超自然谜团的解释,而此分支渐渐发展为恐怖及超自然小说;而另一部分作家例如Ann Radcliffe则以合理的自然原因来解释超自然的现象,在这部分作家的影响下,推理小说的雏形渐渐形成。

随着推理小说的发展,带有哥特气氛的推理小说,往往与超自然现象以及不可解释的现象结合起来,形成不可能犯罪小说的流派。密室杀人、足迹消失与当地的(或者该住宅)的恐怖传说相结合,达到一种心理恐慌以及奇幻、矛盾而不可能理解的效果。追求超自然以及不可理解的现象与最终合理甚至精妙的解释之间的巨大落差,则是不可能犯罪作品这么多年来广为推理迷们所喜爱的最大原因。

《地狱之缘》是一个不可能犯罪大观园。安东尼·布彻评价这部作品是“不可能紧接着不可能”。但是这部作品并非简

单地充斥着不可能犯罪。在事情发展下,开始出现了小的不可能犯罪,但是不久被合理地解释。紧接着又出现了较大的不可能犯罪,无法被解释。随着人物之间交互关系的展开,动机、疑点以及相互之间的怀疑开始使案件的凶手可能性出现多元化的走向。同时,不可能犯罪又在积聚,有的可以以某种方式解释,而有的却是真的不可能被解答,而主线是亡灵的回归和复仇。随着不可能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以及人物对于过去亡灵所应该存在的各种动机和罪恶,使书中人物(其实更加是读者)越来越相信这个来自地狱边缘的魔鬼的存在。甚至连多年潜心研究人类学的教授都不禁感叹而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而故事发展的润滑剂,就是这哥特式的气氛。黑暗的降灵会、消失的魔鬼、梦游、恐怖的长翅膀的魔鬼 Windigo、现场所有的镜子都被敲碎、赤裸裸的雪地上凭空终止的脚印、扑克牌的预测,等等等等。这部作品也许称得上最“哥特”的推理小说了。而这种“哥特”又并非日本小说中那种肉体、血腥的恐怖,而仅仅是一种传说、心理恐惧以及使你不得不相信的巨大压力。大家都说这是一部“类卡”的作品。但是在气氛上,我想这应该是一部“超卡”的作品。

但是确实,相比专心研究不可能犯罪诡计的卡尔来说,黑克·塔伯特对于这十几个不可能犯罪谜团的解释,显得单薄和力不从心。虽然如此,能够合理地解释这么多一环接一

环的不可能犯罪,本身就是个奇迹了。

哥特与推理小说的完美融合,并以此来辅佐不可能犯罪现象,更有机地发展故事情节,应该是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

而当你看完整部作品以后,你就会发现,十几个不可能犯罪的谜团,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架构起来,而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架构着。包裹着不可能犯罪骨骼的皮肤血液肌肉,才是“推理小说”的精髓。Plot 设计确实是推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文章也因此而丰满和有底蕴及深度。也正是因此,这部“能够”融合十几个不可能犯罪谜团的作品,才算得上真正的精彩推理小说。

目 录

地狱之缘……001

01 死亡之冬……003

02 她会听到音乐……013

03 通向隐多珥之路……033

04 黑暗的圆圈……045

05 格里莫·德扎内……059

06 exposé(暴露)? ……069

07 寻找影子……083

08 温迪格……095

09 神奇的武器……109

10 挣扎的影子……121

11 红色战斧……133

目 录

12	字母表的神谕.....143
13	血的目击者.....153
14	死路一条.....163
15	七面镜子.....171
16	中断的脚印.....183
17	凶手的标志.....195
18	翻转的石头.....211
19	霍斯塔诅咒.....227
20	银制子弹.....243
21	驱鬼.....257
对手.....281	

地獄之緣



死亡之冬

有些死人,我们会误以为是活人。

——爱丽菲斯·列维:《Dogme de la Haute Magie
(高级魔法的教理)》

“我来到这里,是要让一个死人改变想法。”

平静陈述的背后,隐藏着严肃认真。

黑暗渐渐降临。巨大的壁炉中燃烧的火光,摇曳在讲话人的脸上,让他的表情难以辨别。他左手的手指在不断抚摸着躺在他身后沙发上那条大狗光滑的毛。脸形浑圆,体形肥胖,穿着打猎服,但这并不说明他有多么富有。卢克·拉瑟姆用一种挑衅的目光盯着他房子里的客人们。

“喂我说,怎么了,你为什么可笑?”

“我得先确定可笑啊。”

拉瑟姆耸了耸肩。“一点都不好笑,它肯定来自地狱。”

黑色的丹麦犬竖起了耳朵,飞奔到地面上,抬起头轻轻地叫着。它的主人惊讶地看着它。过了一会儿,他自己的耳朵也听到了外面雪地上的脚步声。拉瑟姆从壁炉的一角走到L形状房间的走廊一侧,打开门。

外面女孩身上的滑雪服,显示出了她身材的苗条和曲线。大风吹得她的脸颊泛红,但是相对那深蓝色的头发,她的脸多少有些苍白,而且她那双灰色的眼睛似乎显得有些焦急。

在拉瑟姆开口之前,和他站在一起的人抢先说道:“嗨!你好啊,雪莉·奥登!”女孩的脸立刻变得绯红。

“罗根·肯塞德!”她伸出双手。“杰夫告诉我说,是今天早上他开车送你来的。可是我无法想象,究竟是什么把你拖到这个远离文明的地方。”

“我不是被拖来的,我是被吸引过来的。”

雪莉把脑袋歪向一侧,看着他说:“有没有在打扑克的时候要了卢克的小命?”

“很多人都想要我的命,”拉瑟姆笑了,“但我还活得好好的。实际上,罗根是在魁北克的最南部,杰夫碰到了他,把他拉到了这里,但是,你在哪里看到我那个侄子了,雪莉?他着急出去打猎,抓住猎枪,嘴边还粘着中午吃的派,就这么离开了。”